

第十三章 主耶穌觸摸了我 —— 孫揚光

記得2002年感恩節的前一個星期，我在教會的一個小組查經裡，帶領四、五十人查考哥林多前書十二章。當時，我們探討的是屬靈恩賜，在28節記載：「神在教會所設立的：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師，其次是行異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，幫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說方言的。」我牽強地列出了許多所謂的恩賜，並教導小組的成員，當今許多的「異能」及「醫治」，其實都不可盡信，我義正詞嚴地說：

「如果你在一些靈恩的聚會裡，見到有人倒下去，那是人為的因素佔大多數，因為那些講員都會用手推你；如果有人會說方言，其實是仿倣別人的唇音。許多所謂的先知，你也要留意……」

身為一位福音派教會的牧師，我不喜歡自己的會友去參加靈恩聚會，更不希望他們去追求，因為，我認為所謂「聖靈充滿」會帶來亂象，對信徒毫無造就性。我相信三位一體的神是有秩序的，這種聖靈充滿是有危險性的，有誰知道是出於神或是惡者呢？

我出生在傳統的信義會家庭，在團契長大，受正統神學院的訓練，我覺得不需要說方言，我也能與神交通啊！不需要聖靈充滿，我也滿有神的同在啊！不需要恩膏，我也能為病人禱告！我因出生在傳統信義會家庭而引以為傲。

那時，我認為「傳統」所代表的就是正統、純正、不偏不倚的聖經根基；「傳統」也是走過時代洪流、經過歷史考驗的代名詞。所以我自己堅信只要跟著走，追隨這樣的信仰及信念是絕不會有差錯的。

然而，短短不到一個星期，就是2002年11月25、26日感恩節前三天，主耶穌自己觸摸了我們。就這樣，我及妻子（淑玲）倒在地上，從腹中有股力量推動我們大叫近兩個鐘頭；神奇地釋放及醫治了我們。如今回頭述說主的恩典時，我只能說——祂真是奇妙。從此，神為我敞開大門，將我帶入另一個屬靈領域。

第一次經歷聖靈的澆灌

2002年底，是我生命重要的轉捩點。當時，在教會的事奉已到乾涸的階段。

那時我身為三、四百人教會的副牧師，自然也是背負著很沉重的擔子。教會一直在增長，然而在事奉方面只能以「忙」來形容當時的光景。因為忙，所以忽略了與神的關係，忽略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。

師母淑玲也同樣感受到壓力，她是個韌性很強的人，長久以來的事奉及家庭生活使她像

身經百戰的不倒翁；在信心的功課上，她比我強得多，人際關係也比我來得敏銳，只是她話不多，總是安靜地做主工。或許她想幫助我調整生活重心及焦點，所以不斷地勸我一起找個地方安靜地退修及禱告。我想，這也是尋求神在我身上的心意的時候，同時我也希望在事奉上有所突破，就這樣，我們詢問「愛修園」的地址，並把孩子安排妥當，出發前往洛杉磯。

「愛修園」又名為愛修祈禱園，英文「Agape Renewal Center」。一路上開車北上時，心想它大概像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一般，有著與世隔絕的靜修禱告的修道院式的環境吧！當我們到達時，我只能用「大失所望」來形容當時的心情，因為那時的愛修園剛從北加州舊金山搬到洛杉磯不久，暫時租借「基督福樂之家」的場地辦公及聚會。淑玲怕我打道回府，力勸我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反正這兩天我們不需要擔心女兒的事，進去看個究竟再說吧！」為了不讓她失望，我們就這樣踏進了愛修園。

當我們進去時，見到何志勇牧師，他引我們坐下來聽課。原來，這天是秋季班的最後一堂課，我們似乎是撞上了最後一班列車。當天的講員被稱為女先知，對我而言，這個名詞聽起來不是很順，但既然來了，就姑且聽之。

在兩個多鐘頭的講習裡，聽她自己說是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只有小學生的程度，自從領受了聖靈之後，神每天早晨會在三、四點鐘時喚醒她，將第二天要傳講的信息告訴她，並要她記錄下來。她在一個「邊緣青少年」的團契裡服事，據她說，每一次聖靈感動時，那些問題或幫派青少年，就會被聖靈觸摸，他們一個一個俯伏在地，痛心地認罪悔改，並且主動地將身上所帶的槍械或毒品全交給主耶穌……。

這位女先知把「禁食及禱告」的信息講完了，然而我的筆記本裡卻只有短短的幾個字「禁食禱告很重要」，這天早上的信息我覺得沒有什麼得著。接著，她邀請所有的同學站起來唱詩讚美。〈阿爸父〉是我熟悉的，但是單單唱這首詩歌就用了二十分鐘，接下來，司琴彈出的音調卻不同於傳統教會的音調，整個會場大約有三十多人，他們卻唱起了「靈歌」，這是我頭一回聽到的唱詩方式，對我而言真是啞口無聲，只能站著默禱。

突然，淑玲的身體向我站立的方向靠了上來，不單是如此，她居然整個人從我面前側身而倒。

我心想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直覺的反應是彎身扶起她，就在我要扶她前的那一剎那，有個聲音很清楚地在腦裡出現，說：「是聖靈！」這個聲音立即止住我，我震驚地向後退一步站著。在離她腳邊一呎之地，我閉著眼，卻又很想看看她到底怎麼一回事，所以不時地張開眼睛瞥她。不到一分鐘，她在地上大哭了起來。此時，我一點也幫不上忙。

一方面我好奇，一方面我也未能分辨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一頭霧水，無所適從，心裡不斷重複地向神說：「主啊，真正需要幫助的是我！主啊，幫助我！主啊，救我！」頓時，在我閉著的眼前有隻不知名的手，出現在我的額頭前，我「砰！」一聲倒了下去，背後竟沒有人

扶我！倒地的同時，有一股力量在我腹中使勁地向外衝，使我不由自主地大叫，這種叫聲足以震破整個屋子。我的肚子像座拱形的橋向上一百八十度地撐起，然後又平躺下去，反反覆覆地又吼又叫了近兩個鐘頭。

我的腦子很清楚地聽到周圍的聲音，何志勇牧師在一旁發出有力的聲音說：

「主啊！釋放他，釋放他！」同時，我聽見別人用我聽不懂的方言禱告，在耳邊重複又重複；我也清晰地聽見淑玲躺在另外一端，經歷與我一樣的事。有一段時間，我們的聲調和頻率幾乎相近，那力量足以震天。我感覺身體開始疲憊，自己卻無法停止下來，心想：「到底有誰能幫一幫我呢？」

不久便聽見何牧師說：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叫所有的一切安靜下來，安靜的靈進來。」不到十分鐘，我和淑玲漸漸安靜，並且緩緩地坐了起來。我感覺身體痠痛，但心靈卻無比地輕鬆。當我回過神來之後，我問：

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們兩個怎麼會這樣子？」

「哦，主很愛你們，祂觸摸並釋放你們，你們被聖靈觸摸，這是聖靈的工作。」

此時已是下午兩點多了，所有的同學休息的休息，外出吃飯的吃飯，就剩下我們兩人在這兒，躺在地上近兩個鐘頭的過程使我畢生難忘，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我會叫喊？為什麼淑玲會哭？聖靈的工作只會在這裡嗎？每個教會都有聖靈不是嗎？我們只等著有人來解答問題。

好不容易何牧師回來了，他說：「今天早上是聖靈的工作，祂在你們倆身上做釋放。祂釋放你們在事奉上的壓力及創傷，同時聖靈也做醫治的工作。」

他繼續地回答說：「叫，就是釋放的一種方式。我留意到，你們兩人有一段時間是同時叫，並且頻率高低都是一樣。聖靈的能力極大地在你們身上，所以你們自己不能控制。相信神有祂的美意，要你們一起經歷聖靈，不妨讓我為你們禱告？」

何牧師拉著我們兩人的手禱告，他安靜了一會兒才開口說：

「我看見在你們前面有一個大鑼一直在敲，敲得很響，為要把你們敲醒，共同面對一場很大的爭戰，然後走一條全新的路……」禱告結束後，他就離開了。對於他在禱告中看見的東西，我們感到「很新鮮」，更何況我們對現今的「預言」及「異象」不能接受，不過，這段禱告卻深深地刻在心裡。到底這樣的禱告對我們有什麼意義也不清楚，離開了愛修園，卻也留下一團問題在心中。

浸泡在聖靈裡

不久之後，我就到了愛修園進修。我逐漸地體會到什麼是「浸泡在聖靈裡」。即是放下所有的繁雜事務，且倒空自己單單到主面前敬拜祂、親近祂，隨著聖靈的流和帶領去領受聖靈的膏抹，讓裡面的「靈人」(Inner-person)與主相遇，讓神自己來建造及提升我們的靈人，當我們完全浸在聖靈裡的時候，就能真真實實地被聖靈管理。如以弗所書五章18節說：「要(常)被聖靈充滿(控制)。」浸泡在聖靈裡是筆墨難以形容的美好，這樣的美好使我逐漸明白為什麼許多神所愛的僕人，他們總是可以跪在祂的跟前數個鐘頭還不捨得起來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！

被聖靈釋放與更新之後，我體認到被聖靈充滿的重要性，就像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空氣一樣。每當神膏抹時，我總是感受到一股電流貫穿我全身，特別是我的左手，強烈的「麻麻的感覺」；我的腹部也會起伏地振動，當膏抹愈強，感覺及振動也愈大。好多時候我舉起左手為人禱告，之後他們會告訴我：「你的手好燙啊！」後來我才明白，燙是因為聖靈的火是燙的。

叨雷(R. A. Torrey)在他研究使徒行傳時，發現若一個人未能經歷聖靈充滿，就沒有能力傳揚福音，因此他跟神求：「除非我領受了聖靈……否則我將永遠不再走向講臺……」一個星期內，他得到了神膏抹他。

對一個平信徒而言，一旦他首次經歷聖靈充滿，日後，只要他在禱告中繼續操練，他就能知道怎樣等候神、怎樣親近神、怎樣領受膏抹，甚至知道如何在恩膏下運行。

剛開始經歷聖靈的時候，常聽見師長們提醒：「總要在神面前持守，別讓恩膏及能力流失了。」難道聖靈在我們身上彰顯之後，不久又會流失了嗎？

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初被聖靈充滿的人，總是要持守親近主，讓主的靈餵養我們裡面的靈，好讓聖靈的經歷能穩定下來。當我們魂的部分都被聖靈所掌管時，也就是「滿有聖靈」了，自然在禱告及親近神時，我們的靈會對聖靈特別地敏銳，而到那時就能體會「隨著聖靈的流」而行了。

然而領受恩膏不是基督徒的最終目的，最重要的，乃是使我們能更親近神、更愛祂、敬拜祂，並且得著天上來的能力來服事主，傳福音，為主所用。

聖靈的充滿

什麼是聖靈充滿？聖靈澆灌？聖靈充滿時，不要只注重表象及彰顯，最重要的是當一個人經歷聖靈之後，他後來的生命是如何才是重要。浸泡在聖靈裡就容易被聖靈掌管，使徒行傳四章8節說：「那時彼得，(因為他被)被聖靈充滿(控制)……」當一個人沉浸在聖靈裡的時候，他裡面的靈人就被聖靈觸摸，並且活潑起來。靈人完全降服在主的腳前時，也就順從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，或作醫治、或釋放、安慰、或膏抹。此時，我們的理性是很清楚、很

清醒的，絕不是喝醉酒那般失去理性；反而是我們的理性在被聖靈觸摸及充滿的那一刻，更加領悟到神的奇妙。

是的，神是要我們去經歷祂、去享受祂的同在，而不是只停留在客觀的研究上。事實上，當我們信主決志，接受主耶穌為我們個人救主的那一刻起，聖靈就內住在信徒的心中。只是，我們可能尚未完全被聖靈所管理，我們在生活的表現上，大多數都是依賴「魂」來做決定，這是「理智的信」，而不是「內心的信」。

在此，我們必須明白，聖靈充滿有兩種情況：一種是內住的充滿；另一種是短暫性的，是聖靈外在的恩膏與能力，在事工上特別有幫助。這短暫性的卻可以是多次，以及不斷地充滿。聖經原文對這兩種的聖靈「充滿」以不同的字來表達，但中文的翻譯卻是同一個意思。這兩個其中一個是「playroo」，是內在的充滿，也是「滿有」或「一直都有」的意思；另一個是「playtho」，是外在的充滿，卻是短暫性的充滿，而且可以多次性的。

一、內住的充滿（playroo，內在的生命與聖靈的果子）

有關聖靈充滿在使徒行傳二章1至13節裡，提到了兩個「充滿」，在第2節「……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」這個希臘文原文是「playroo」，是「滿有」的意思，是一種內在的充滿。如使徒行傳六章3節：「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、被聖靈充滿、智慧充足的人。」然後他們選出了司提反，他「是大有信心，聖靈充滿」的人。此處的充滿也是「playroo」——滿有的意思。聖靈充滿的人就是滿有聖靈、被聖靈管理的人，像司提反一樣能結出聖靈生命的果子，有上面來的智慧，生活也有美好的見證。

二、外在和暫時性的充滿（playtho，傳福音的恩膏與服事的能力）

另一種聖靈充滿的現象在使徒行傳二章4節：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。」此處的「充滿」，原文「playtho」是一種短暫性和外在的充滿，但這種短暫性的充滿卻可以多次。當這樣的充滿臨到時，也就是「playtho」的現象發生的時候，祂往往帶下來的是服事的恩膏與神的作為，如：講道、方言、醫病、趕鬼等，這樣的充滿雖是短暫的，卻是多次。「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，對他們說……」（使徒行傳四章8節）「禱告完了，聚會的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放膽講論神的道。」（使徒行傳四章31節）此處的充滿就是「playtho」，帶下的是服事的能力及神奇妙的作為。

許多信徒對聖靈充滿有誤解，多數是因為不能明白「playroo」及「playtho」的區別，前者是「滿有」，一直都有，是內住在我們裡面的（參看約14：16-17，約壹2：27）；後者是短暫性的，卻可以多次經歷，只要在聖靈澆灌及恩膏運行之下就會發生（參考多3：6）。然而許多信徒對聖靈充滿的「印象」大多是停留在第二個「playtho」。當我們看見說方言、醫治、

身體振動等現象出現時，不免心生疑問「怎麼會這樣？怎麼又倒了下去？怎麼……又來了？」於是很容易以第一個「playroo」（內住的）來做判斷。

當我們用「playroo」來判斷聖靈充滿的現象時，就不容易去接受「playtho」，因為不明白聖靈充滿也可以是多次的經歷、不斷地被充滿，是短暫性和外在性的。不過，神對祂百姓的心意是要我們成為一個滿有聖靈的人、一個聖靈內住在裡面的人，一個「playroo」的生命，一個能結出生命的果子的人。

舊約的士師參孫，他的生命很敗壞，卻是個典型「playtho」式。當聖靈在他身上時，他大有能力，卻沒有內住playroo的靈，所以就不能結出生命的果子。參孫被聖靈多次地充滿，卻沒有被聖靈內住及管理，這也是靈恩的弟兄姊妹最好的警惕。信徒必須被聖靈充滿，使我們有能力及恩賜，但我們也要成為一個滿有聖靈、有豐盛生命的人。聖靈多次充滿我們，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造就、被更新、被使用，這個過程使我們能繼續倚靠聖靈來成為一個滿有聖靈的人。要緊的是兩種聖靈的充滿我們都需要，才能得著豐盛的生命並得著上頭來的能力來完成主的大使命，把福音傳到地極，直到主來。

※編按：本章摘錄自孫揚光牧師所著《絕處逢生——聖靈更新的能力》（天恩出版），第一、五章。這些年來，孫牧師被主大大恩膏，在東南亞各地被主使用，帶領許多恩膏的聚會，使多人得醫治。

【作者簡介】

孫揚光牧師

台灣高雄人，生長於信義會傳道人家庭，從小在教會長大。於關渡基督書院畢業，後任職於貿易公司多年。1989年蒙召，92年與吳淑鈴師母同獲香港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，分別在香港牧養粵語教會將近五年，97年底赴美進修、牧會。

2002年感恩節前，於北美愛修園經歷聖靈更新，2003年聖靈持續澆灌、膏抹，領受釋放醫治恩賜；2004年獲愛修園聖工靈修學院及魏格納領袖學院(Peter Wagne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e)實用教牧博士。現任洛杉磯恩泉基督教會主任牧師，愛修園特約講師。著有《絕處逢生》（天恩出版）一書。